

# 科普作家： 天文、养生领域是谣言泛滥重灾区

“地球等天体为什么是圆的？”“孕妇防辐射服是否真的防辐射？”……最近，一本解读上述小知识的科普书《1分钟物理》在网上引发关注，内容多涉及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有人评价为“脑洞大开又有道理”。

针对上述问题，科普作家吴宝俊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中国最需要科普的是两拨人，一是小学生，一是老人。他同时提到，“天文”跟“养生”两个领域是谣言频发的“重灾区”。

## 物理可以很实用

记者了解到，《1分钟物理》源自中科院物理所的“专栏问答”。2016年，在物理所微信公众号运营负责人成蒙的牵头下，“科学问答”、“正经玩实验”及“线上科学日”三个专栏上线。

其中，“科学问答”更侧重于互动性。在三年内，主创们解答了1200个与物理相关的问题，这里面包含科学常识和辟谣、还有天马行空的思想实验，以及对尖端科技和未来的展望。

大到“在台风的风眼扔一颗子弹会怎么样”，小到“为什么光走的路程总是最短？光怎么知道哪条路最短？”……问题千奇百怪，其中有不少也曾是吴宝俊年少时想问却没有勇气提出的。

对那些问题，吴宝俊认为，虽然有些可能脑洞比较大，但却需要认真回答，以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表述出来，“物理并不枯燥。物理学是一门研究大自然的学问，大自然离实际生活远吗？”

## 天文、养生领域成谣言泛滥“重灾区”？

物理是一门基础学科，联系着诸多其他学科。从事物理学专



吴宝俊

业的科普，有时会忍不住对其他领域“指手画脚”，在从事科普工作的过程中，吴宝俊总结出一些经验：天文和养生两个领域是谣言泛滥的重灾区。

“这两个领域很多东西不可验证或者极难验证，诸多自媒体向公众推送的所谓科普内容里，有相当多的东西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他断言。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吴宝俊随即说了如下一段话：1954年8月26日，美国眺望号飞行器在月球背面的大坑中发现一个地球上不存在的金属物体。NASA的科学家认为该金属物体出现在月球背面的原因并不简单，有人认为它是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但它到底来源于何处，至今仍是一个谜。

“相信很多人对类似文字并不陌生，互联网平台的自媒体上不难见到。”吴宝俊坦言，上述文

字是自己瞎编的，此类谣言就是利用人的猎奇心理骗关注，达到一些商业营销目的。读者浪费了时间，却没有获得任何有意义的知识。

至于养生，吴宝俊说，互联网上的谣言几乎多到数不过来，特点是只告诉你结论，不解释原因，“什么东西都能跟延年益寿扯上关系，我完全不敢关注这个领域的信息”。

如何识别并且远离这种虚假的信息？吴宝俊建议，目前只有一种办法：多关注一些正儿八经的学术机构发布的信息，少关注一些哗众取宠的自媒体。

## 那些最需要科普的人

在吴宝俊看来，目前中国最需要科普的是两拨人，一是小学生，一是老人，“前者是孩子，严格来说，他们是需要正确的科学教育；后者因为各种原因，成了骗子行骗的‘重点目标’”。

“家里亲戚动不动会发来一个购物链接，要求我帮着看看，比如‘纳米防引力波秋裤’之类，全是科技名词，但实际上并不靠谱。”他颇为无奈地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且，不管我怎么从科学角度解释，他们都不相信这是假的”。

之前的一个例子更是让吴宝俊哭笑不得。他回忆，中科院去年举办公众开放日时，自己有一个朋友全家来听专家做报告，内容有关量子力学和量子力学应用。

“一个半小时的报告，朋友家的老太太几乎什么都没记住。只有临近结尾，科学家好像说了一句‘今后量子可能走入大家的生活’，老太太记住了，回家花800块钱买个‘量子养生棒’挂在脖子上，号称能延年益寿。”吴宝俊说。

他认为，这都是做科普需要面临的严峻挑战：需要让科普内容接地气到老人也能轻松看懂；而且还需要严谨，令骗子无法利用其中可能存在的漏洞去卖东西，“这个太难了”。

“以我的经验来说，越是声称‘你不懂的高科技’越可能是假的。例如有一种‘量子灯泡’，号称不需要任何外接电源就能点亮，售价好几百，是假的。”吴宝俊解释，那其实是一种应急灯泡，里头藏了一个备用电源，不通电依靠备用电源也能亮几个小时，真实售价几十块而已。

吴宝俊表示，从科普的角度，自己希望更多的人爱上科学，希望老百姓当中能有更多的科学爱好者，“但我们同时希望大家能接受正规科学教育，因为科普并不培养专家”。 据中新社报道

## 人工智能写的诗版权到底算谁的？

人工智能在很多行业成为不可多得的助力，无人驾驶、语音翻译、人脸识别等技术形成了新的产业，也极大便利了人们的生活。

人工智能在一些创造性的领域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以打官司时要写的诉状为例，以前要找专人帮忙撰写，北京互联网法院院长张雯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北京互联网法院已经开发出人工智能诉状生成机，可以帮助当事人完成6类案件的诉状撰写，累计已完成4万次，方便了当事人。

“写诉状这项业务可能就要从律师的传统业务中逐步消失了。”张雯说，“我们还开发了类案智能推送系统，通过大数据的推送和预测，有助于辅助法官决策，规范尺度，统一法律适用，提高审判质量。下一步互联网法院可能会有人工智能法官了”。

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人工智能的“创作”也带来一些新课题。比如，人工智能产生的作品，他们写的歌、做的诗，有没有版权？版

权到底算谁的？如果诉状有版权，版权又该属于谁？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著作权人包括作者、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或者算法，并不在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人里。但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作者”，又确实实在创作。

“春天丽日照晴川，十里桃花映满山。燕子呢喃寻旧梦，清风拂面柳如烟”。如果不提前说明，有多少人能够猜到，这是百度APP“为你写诗”功能根据“春天的桃花开了”这句话写下一首诗呢？

利用这个功能，用户只要上传图片或者任意输入题目，就会自动生成一首诗。测试表明，只有50%的普通人可以正确分辨出来哪些是真人创作的诗歌。

那么，这首诗的版权属于百度公司还是属于输入了那句主题词的用户？张雯在实践中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当时我们用了三四个来月来考量案件，请来了技术

专家、法学专家一起研讨。”最终达成一致，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创作可能跟著作权没有直接的联系关系，而是民法上的权属利益，“这个权属利益应该归于软件的所有权方。如果权属上能够进行确定，我们就应该对所有权方的版权进行保护”。不过张雯强调，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

目前国内对人工智能创作的版权归属尚无定论。从国际上来看，这也是个全新课题。

微软小冰是微软公司推出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任何人对小冰说出指令“一起写诗吧”，就能进入联合创作模式。有意思的是，为了避免争议，微软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宣布小冰放弃创作版权。这意味着和小冰一起创作的人能够独享作品的全部权利。

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版权归属暂时还不好界定，但是人工智能由大数据驱动，因此确定用户数据的归属问题至关重要。

腾讯公司法务总监刁云芸认为，个体数据信息就是每个用户

自己的头像昵称、点评内容、购买信息等，这些信息都是个体信息，是归属于个人的权利。但是当这些个体信息汇总形成能够被分析的大数据时，大数据权益应该归属于平台方。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万勇则认为，“不管是自动驾驶，还是人脸识别，开源可能不是做公益性的事业，而是在收集数据。建议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一套监管体系，明确数据归属，因为加工之后的数据是最值钱的”。

据《经济日报》报道

## 遗失声明

不慎将李思蕾于2012年毕业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成功学院艺术设计(装潢)专业的普通全日制本科毕业证书丢失，证书编号：140401201205001652，特此声明。

2019年5月8日

晨报官方微信

